

矿上的风

周家望

贵州铜仁的万山区，有座汞矿遗址。站在斑驳的矿区大门口，“呼呼”的山风吹来，必须低着头、前倾着上身才能迈得开步。山风刺骨，我身上那件薄薄的夹克衫，不由得瑟瑟发抖。

暗淡了匆忙身影，远去了机器轰鸣，眼前只留下宽宽的石板路，和路两边低矮的临街房。矿区的老街一眼望不到头，似乎逆风而行，就能走进远处起伏的山峦。

矿上的风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哐哐”作响，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；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，连后座上空瘦的邮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，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书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。

大伯大娘识字不多，和家里联系要靠矿

溜达……

矿上的风吹到了我记忆的深处。50多年前，我的大伯是内蒙古乌海市洗煤厂的一名洗煤工，大娘没有生养，老两口在矿上相依为命过了一辈子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大伯大娘到北京来过一趟，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安定门内大街的前肖家胡同。一个冬天的下午，我放学一进家门，看见两个上岁数的陌生人正咧着嘴低头看我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之所以害怕，一是那个年代平时见的生人很少，二是他们俩身上都黑乎乎的，跟国子监西口煤铺里推着平板三轮儿送蜂窝煤的老头一模一样。不是我说的悬乎，母亲给他们换了三盆热腾腾的洗脸水，那水才见了清汤儿。大伯伸出木锉般的大手来拉我，他脸上、手上裂开的纹路里，还能看见一道道细细的黑线。这脸膛，这大手，这黑线，现在叫生活磨砺的印痕，过去叫工人阶级的本色。

矿上的风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哐哐”作响，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；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，连后座上空瘦的邮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，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书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。

矿上的风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哐哐”作响，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；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，连后座上空瘦的邮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，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书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。

矿上的风真硬啊，吹得昔日矿工宿舍的木门窗“哐哐”作响，仿佛50多年前窑哥们儿的大谈大笑还在屋里回荡；吹得老邮局门口停着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左右摇晃，连后座上空瘦的邮政包，都被吹得鼓鼓囊囊；吹得扫盲夜校里的老电灯，一个劲儿在房顶上打秋千；吹得供销合作社门口“免费代写书信”的小木桌子，好像要迈开四条腿儿到街上溜达。

1970年在京西门头沟木城涧煤矿挖煤时的一张合影。照片上的他，戴着有头灯的安全帽，一身黑黢黢的工作服，腰间系着皮带，脚下一双长筒胶鞋，跟十来个窑哥们儿嘻嘻哈哈地站成随意的一长溜，个个黑脸膛上露出两排小白牙。那时的建功老师才21岁，正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的年纪，一束阳光从人群的左上方洒下来，正好照在他脸上。这难得的片刻轻松的笑容，或许是在学业被迫中止后渐渐融入矿山生活的写照吧。而他去年出版的那部非虚构长篇作品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，也成了这张照片最好的注释。

2025年秋天，我开车陪他回了趟木城涧煤矿。那里和贵州铜仁的汞矿遗址一样，永久封了矿井，成了“京西煤业文化陈列馆”，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、奋斗历程和苦难艰辛，都凝结在恣意生长的蓬蒿深处，凝结在宿舍楼、图书室、食堂……那些因山而建的老建筑物里。这些岿然不动的“老家伙”饱经风霜，即使矿上的风吹得再硬，也从容一个。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恩师陈建功先生

矿区多在群山中。有趣的是，矿洞外面的风又寒又硬，矿洞里面的风却又暖又柔，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开关，在阴阳强弱中自由转换。我徜徉在矿上的风中，尝试着去领悟它带给我的感受。这风，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师长，教我们坚韧，给我们力量。

恒心之道

赵晏彪

2018年的春天，第一次在全国竖起“中外作家交流营”的旗帜，首个目的地，是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。

虽是初春，这里已然繁花似锦，绿海如涛，花红云白，鸟声明快。仰山而望，山不高，海拔600米余。向导说：“您别看这山不高，爬上去需要两个小时，没有耐心和恒心是登不到山顶的。”

大家刚开始爬山时都步伐轻盈，有说有笑，随着高度的增加，坡度渐陡，队伍中有人喘吁吁地说，久不登山脚力不足；有人则停步驻足喝水聊天小憩，更有“知难而退”的向我们挥挥手，坐上观光车返回驻地了。攀登仅仅个把钟头，队伍便被这高山陡坡“累”得落花流水，只剩下7个人仍然兴致勃勃地走着。

终于，我们站在了五福林的峰顶。双目远眺，眼所触、心所感，繁华的樟木头镇全貌尽收眼底。转瞬又抵达山下，黄淦波的名字反复地出现在众人的话语中。在随后举办的欢迎座谈会上，我们再次见到了儒雅且博学的黄淦波，心情格外舒朗。听他讲述19年来观音山生态建设的过往经历时，又有些惊心动魄。

管委会主任陈景玉管理着观音山的大小事，他说，大家也无法想象19年前的东莞观音山是怎样一片荒凉景象。19年里，黄董带领着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，才把绿意葱葱、生机盎然的国家森林康养公园呈现给世人，让“荒山秃山”换了装扮，成为“金山银山”样板。从承包至今，他们遭遇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件，比如有人要20%的干股、有人偷砍乱伐树木、有人违章乱建别墅，甚至景区80%的服务区域的电力，都是自己用柴油发电机解决用电需求。“做企业虽难，但我们问心无愧，上下一心，风雨同舟。”

散会后，黄淦波与我有一番交心之谈。“我们有耐心和恒心，相信党，相信法律，一定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明天。”黄淦波说话不疾不徐，“我们一直是用耐心在治愈伤痛，用耐心在默默耕耘，用恒心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就像治理荒山一样，它不可能一日变成青山秀峰，但耐心恒心是我们克服困难的定海神针。”

“恒心”这两个字听起来平常却充满了强大磁场，让我不得不重复着，思索着，激荡着。“只要恒心磨，铁杵必成针”，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不变的理念。而恒心的力量犹如这座山，虽不语竟屹立不倒，让人在困境中始终保持坚定与执着。

长风入津门

闻倩钰

我生于天津，长于天津。这座渤海湾畔的城市，是我家世代生活的地方。

天津人大多不愿远离故土。他们情愿守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逆着全国离乡追梦的浪潮，平平淡淡地说一句：“那么累干嘛，乐呵乐呵得了。”

“乐呵”二字，或许正是这座城市的生活哲学。公园里遛鸟的大爷、胡同口闲坐聊天的大娘、单位里一到五点就下班的职员、雨天索性不出车的出租车司机……在处处讲求效率、充满焦虑的今天，天津人依然保持着一种自在的节奏。不逼迫自己，也不苛求他人，日子过得舒缓而饱满。当步履慢下来，风也显得温柔，花开也值得驻足，时间在这里仿佛被拉长，心境也随之舒展。

正因为有这样放松的心态，天津给外界的印象一直是幽默和快乐，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气息，没有什么比哈哈一笑更重要的事。走进茶馆，台上演员一捧一逗，言笑之间“包袱”频出，台下观众笑声不断。几个小时过去，烦忧竟也随风散了。

天津的市容，宛如一幅行走的历史画卷。劝业场周边保留着旧时风貌，静园虽已人去楼空，却仿佛低语着往事；五大道上小洋楼林立，掩映在树影之间，步移景异，恍如隔世。旧照片里的近代天津好像活了过来，九国租界爬满天津版图，西洋风的精致小洋楼外，是中华民族的苦痛呻吟。

百年变局记录着天津从沦陷中走回祖国的怀抱，也记载着天津的辉煌。建国初期的工业重镇、海上交通枢纽的港口城市，曾经的“京南花月无双地，蓟北繁华第一城”仍在唱响未来，盼望着再续辉煌。

寻常百姓的生活却如静水般流淌。吃什么，是天津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事。这里虽不张扬美食，却是一座被低估的“滋味之城”。夹着酥脆算儿的煎饼馃子，如同海鲜集会的八珍豆腐、软弹可口的锅塌里脊……天津菜没有固定派系，却博采众长，融汇成独特的津味。早餐文化尤为浓厚，早起的人们在巷口摊前相逢，用碳水开启踏实的一天。

天津依海而生，风是它千年的伴侣。当第一缕海风来到这片土地，从此便吹过她的每一寸草木，吹拂着她的骄傲和苦难，吹拂着她的美好和狼狈。疾风如迅雷，在史册上匆匆而过，风裹挟着她的过往，往她的未来疾驰而去。

故乡的原野

张燕峰

我最喜欢故乡冬日的原野。

一场大雪过后，故乡的原野白茫茫一片，银装素裹，粉雕玉砌，俨然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在这苍茫无际的原野上，我会陡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渺小，如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。

站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却并不会感到孤寂。举目四顾，那些树，挺拔的白杨、枝条披拂的垂柳、沉稳严肃的老榆，它们全都缄默着，像是在安静地想自己的心事。此刻，树，就是我最亲密的伙伴，就是我心意相通的朋友，与它们站在一起，我倍感荣幸。

脚下的土地，拼尽全部能量供养麦子、土豆、白菜、萝卜、豆角、胡麻生长的土地，孜孜不倦养育了父老乡亲的土地，在白雪覆盖之下，酣畅甜美地睡着了。它一定是在做梦，在做一个长长的梦，梦见来年自己的身上又是繁花朵朵，草木青青，谷穗沉沉。

乡间道路上，车辙和人迹早把路面压成了一面光滑的白亮亮的大镜子，俨然是一个天然的溜冰场。穿着厚厚棉衣的孩子，像一只只笨拙的小鸭子，摇摇摆摆从冰面上滑过，洒下一串清脆的笑声。

站在故乡的原野，心会变得越来越静，直到忘了自己，忘了红尘中所有的恩怨和负累。我的眼睛清澈如初生婴儿，表情和慈祥的长者，心灵澄澈像被洗涤净化。这时，暮鸦归巢，炊烟袅袅，我才想到不远处的小村庄里，有两间小屋，一铺火炕，鬓发染霜的爹娘，在把我等候。

故乡是一个灵魂的源头，是一个永恒的精神家园。我经常想，在这片辽阔壮美的天地中长大，如果自己变得心胸狭隘逼仄、阴险狡诈，就辜负了故乡的哺育，就是对故乡彻底的背叛，就是剥离了故乡给予的胎衣。

故乡的原野，犹如母亲宽广温暖的怀抱，能抚平我所有的创伤，治愈我所有的伤痛，是我心中亘古不变的大美风景。

戈壁里的“小红人”

雪地跑马

每年1月举行的乌兰布统跑马节，是内蒙古赤峰市的草原冰雪马文化盛会，主打万马奔腾、传统马术与民俗展演，是摄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活动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人生诸多困境，并非源于所得太少，而往往是因为追求太满，做得太绝。有段广为流传的“留余”箴言，颇有深意：“知人不必言尽，留三分余地于人，留些口德于己；责人不必苛尽，留三分余地于人，留些肚量于己；才能不必傲尽，留三分余地于人，留些内涵于己……凡事不必做尽，留三分余地于人，留些余德于己。”

饭不可吃尽，话不可说尽，力不可用尽，聪明不可使尽，因为弓满易折，水满自溢，月满则亏。圆满之时，须有余地，容自己余虑再三。

书法要飞白，作画要留白。人生从容是留余。今后的路再难走，做人做事，定要留余地。

张俊

南疆，冬日。午时的暖阳高照，淡淡金光洒满戈壁和层层山峦。几只洁白的雪雕，盘旋于碧空之中。

车继续西行，过了阿克苏，抵达柯坪。世界的颜色与质地便彻底沉了下来。戈壁展开了它终极的形态：不是起伏，而是铺展；不是风景，而是境遇。在这被干旱紧紧扼住的土地边缘，柯坪，像几片孤单的绿苔，附着在盆地的碗沿上。然而，这些年，在这以苍黄为底色的荒漠布上，我总能看到另一种“红”。那是一种带着体温与心跳的红色——中国石化西北油田“访惠聚”工作队队员们身上的红工装。这红，初看是点，在土黄色的村道上移动；再看是线，连接起星散的院落；最后，它晕染开来，成了这片土地13年脉搏里，一股无法忽略的血色。

13年前，当第一批队员踩着浮土走进玉斯屯库木艾日克村时，迎接他们的是驴车吱呀、土墙斑驳。语言是不通的，但土地认得汗水。面对春耕时淤死的渠，队员们挽起袖子，跳进还有冰碴的泥里，一锹一铲，硬是与村民肩并肩，清出一条800多米长的生命通道。

炕头盘腿一坐，夜话就长了。灯光昏暗，照着一张张愁苦的脸。他们听到木且力甫的

哽咽——妻子溃烂的腿可能保不住了；摸到努尔古丽颤抖的手——突如其来的黑暗吞噬了少女的世界。厚厚的民情日记，记下的不是条目，是命运的重量。他们深夜敲响卫生院院长的门，他们捧着募捐箱走遍油田的每个角落，他们成为护送少女千里求医的灯塔。“有事就找小红人”，这句话，从一个试探的疑问句，变成了村庄里最坚实的陈述句。

“访”是聆听大地的脉搏，“惠”便是输送血液的工程。自筹资金建起的便民小桥，横跨在潺潺渠水上，帮助村民们安然渡河，被美称为“民心桥”。桥这头是戈壁与荒凉，桥那头是诊所、学校和渐渐清晰的未来。油田医疗队的白衣天使随着红工装而来，在尘土飞扬的乡场上支起摊子。数千人次的义诊，像一场精密筛选，将沉疴从生活的暗角里打捞出来。木且力甫妻子的腿，保住了；努尔古丽眼睛里的畸胎瘤被摘下，光，重新回来了。

但馈赠的米面终有吃完的一天，真正的

“惠”，是赋予这片土地自我造血的能力。红工装们，成了最执着的“移植者”。他们将武汉的服装车间，“嫁接”到村里的空地上。“兴科服饰”的牌子挂起来那天，米热古丽在崭新的缝纫机前坐了很久。这个曾经终日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女人，第一次用自己的名字，换来一叠崭新的工资。那脸上的光彩，比任何妆容都动人。

养殖合作社的“柯坪羊”，通过帮扶协作，远销南北疆多地；庭院里巴掌大的地，被巧手规划成“小拱棚”，果蔬与鸡雏共生，一年竟能“挤”出上万元的收入……产业，是长出来的骨骼；而互联网，则接上了神经。“电子商务工作站”里，年轻人敲击键盘，将柯坪与整个世界连线。

这一切的深耕，最终指向一个“聚”字。聚起散沙般的人心，聚起奔腾向前的合力。他们带来油田党建的“可视化”看板，让村务在阳光下运行；引入数字管理系统，让古老的村庄在屏幕上有了清晰的经络。但比方

法更有效的，是人心。矛盾调解率百分之百，凭的不是口才或权威，是将心比心的公正与滚烫的真诚。当艾买提·夏米西的“民冠农家乐”在工作队帮扶下红火开张，月入近万元时，他那杯敬给“小红人”的茶里，泡着整个村庄的信任。

13年，13批，382个暖红的身影。这抹红色，已成接力传递的火炬。今日，我重返柯坪。冬日暖阳依旧慷慨，但洒落的，已是截然不同的光景。盐碱地涌起了棉花的雪浪，荒村建成整洁的安居房。几十个帮扶项目，如几十眼永不枯竭的深泉，滋润着8个村庄，惠及千余民众。足球场上，孩子们在肆意奔跑欢笑，两个“古丽”双眼明亮，毫不怕生地领我们去“亲戚”家，与记忆中那些躲在母亲裙摆后闪躲的羞涩眼眸，已然隔着沧海桑田。

这片苍凉的土地已被石油红暖热，他们将自己作为薪柴，静静地、坚韧地燃烧着。这红，是沙海中不灭的丹心，是孩子们脸颊上健康的晕染，是未来日子里越来越旺的火光。

笑声。我想起单身师弟的“来去无牵挂”。他体会不到孩子第一次叫“爸爸”时心里的颤动，也体会不到目送孩子走进幼儿园时鼻尖的酸涩。这些微小时刻像雪花落在手心，一下就化了，却垫在漫长的焦虑下面，让一切辛苦似乎都值得。当然也有觉得不值得的时候——当他顶嘴、成绩下滑、砰然关门将你隔绝时，你会茫然自问：养孩子到底图什么？没有答案。这是一条上了就无法回头的路。

雪停了，云隙阳光照在雪地上，刺眼。回望来路，刚才有人摔倒处已无痕迹。养娃之痛，大概也如此：那些失眠、争吵、焦虑，终被时间压实，变成生活厚重的一部分。它们看不见了，却垫在脚下，让你站得更稳。

回到办公室，楼道暖烘烘。听见楼后幼园孩子的笑闹，老师在喊：“慢点跑，看路！”养娃之痛，痛在这里——你永远在担心，永远在付出，永远不知道结果，却无法停止。这痛不会消失，只会变换模样，和你对孩子的爱一样长久。像这场雪，下完总要化的，但终究来过，在记忆里留下一个白色的午后。

养娃之“痛”

肩膀的背影，心里隐痛，却不敢松手。

另一位外企妈妈则苦于被学校的安排裹挟。“老师默认家长全程参与教学。听写、检查、签字、拍视频……家长群每天几十条消息，稍不注意就错过通知。”她工作忙至深夜，仍要强打精神检查作业。

孩子才3岁的一位父亲听得眉头紧皱：“我是不是该研究学区房了？要不要报启明班？该不该考虑弄个华侨身份？”一张无形的赛跑图似乎已在他面前铺开。

丁克的师妹分享了她弟弟的故事：曾让全家操心，30岁后却自己学了汽修，开了小店，成了家。“孩子本身也许不是问题，有问题的是这个浮躁的社会、功利的学校和心急的家长。”她说。

单身的师弟感慨：“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

饱。

千岛

中午推开办公楼门，细密的雪片迎面扑来。骑上车，车轮压在薄雪上，“咯吱”作响。思绪飘回上周六的聚会。一群好友围坐，湘菜鲜辣，话题不知不觉滑向孩子。

一位在媒体工作的父亲先开口。儿子初二，因打游戏说脏话与姥姥冲突，竟收拾衣服要离家出走。“我现在每天上班都提着心，不知道家里哪一刻又‘出险’。我和爱人像在冰面上走路，轻手轻脚。”

一位国企高管妈妈焦虑女儿的成绩。女儿五年级，在“创新班”中游徘徊。“每次家长会，老师话里话外都是‘现在不抓紧，以后就来不及了’。”她看女儿写作业时小小的、耷拉